

政协文史资料

政协蓬溪县委员会文史组编

1985年 6 月 日

目 录

、蓬溪县近代名人轶事琐闻·····	庄济华	(2)
、我搜集社会史料的一些情况·····	冯光荣	(7)
、全干卿办学轶事·····	全中斯	(14)
、我县种植鸦片之源起及官膏店成立始末·····	赖显荣	(17)
、致蓬溪县政协书·····	邱小帆	(21)
、蓬溪民俗·····	刘兴尧	(22)
、古今婚俗·····	杨绪宁	(30)

蓬溪县近代名人轶事琐闻

庄 济 华

笔者按：本文是东鳞西爪，是听来以及看到的。目的是点一点，提一提我所记得起，供知情人更深入去记忆与记述。如此，我就热忱欢迎补遗与校正。

文思敏捷的胡慎之先生

胡慎之是一位秀才。他教过我的古文，尔后我在康家小学时他是校长属于“同事”了。这位老先生写文章之快令人惊叹，大都是“腹稿”，成文后极少改动。

胡先生文路很广，八古文、骈骊文、诗赋体，进而语体文都会写。他摹仿功夫很强：时而“太炎笔法”，时而“任公笔法”（指章炳麟与梁启超的文体），时而又是“鲁迅笔法”，时而写些“刘大白体”的白话诗。

据他讲，他之所以如此，完全是被逼出来的。因为家境贫寒，子女又多（胡子俊、胡芷游等等），不得不混迹于“科场”当“抢手”去顶考——当时谑称“伴娘”，有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之意，挣些“润笔佣金”来养家糊口。封建科举时代去当“抢手”，发笔不快，文思不敏、着笔不实是很难胜任、也是很犯风险的事。

两个经商能手的兴衰

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，经营商业资本最大，在蓬溪商人中以夏定之为最，活动金有大洋（指银圆）一万多。他的商号当时在遂宁也首屈一指的。军阀李家钰驻防遂宁时，将他大儿子架去聚赌，连骗带轰，两个晚上就输光了家业。夏定之本人气瞎了双眼，几年以后，在他的亲友、门徒支援下，又经营起可观的商业行号。他成功的经验据说是信誉第一，诚恳待人。就是他在遂宁惨遭军阀掠夺时，被劫后，还是有人资助贷款给他，而他尽力如期如数兑现，有时还有人借他的“牌子”去向人借款。可见他信誉之受人相信了。

另一位是温鸿平、即温应钩。他是会经营，也会自找苦吃，其商号是几起几落。他不是子女之过，而是他自己爱赌钱，输了倒闭，集资再起。他经营百货、绸缎、也是很有办法的，蓬溪的时装、新式家用日用品的引进，他总是捷足先登，在服务态度上，真正是“百问不厌、百拿不倦”，当时他的资金在兴旺时仅次于夏定之。

仁慈法师二三事

仁慈法师是周润轩先生出家为僧的“佛称”。他当过阆中县的“知事”（即县官），由于官场失意，因小老婆“白洁子”纠缠，不知为什么去当了和尚。

周先生在蓬溪县办“国医传习所”对振兴中医事业起了一定作用，他还撰写了几部书，是论证“伤寒论”的著作。能文会书法，其特点是骂人尖酸刻薄，而且骂人派头很大。

蓬溪城近的人与他年代相当的“名流”，他无一不评击。晚年

在“白塔寺”讲经说法，有不少信男信女前去聆听“高见”。记得县里的“名门”老太婆是听讲的常客。

据老一辈人讲，周先生在蒙童时个头小，加上口齿不灵（大舌条发音不准），被同辈的同学作为惹弄对象，他便挖空心思来对付，逐渐养成了开口就骂人的习惯。据说他的父亲是个秃头，同岁的刘辅臣、冯竹熙给他两弟兄取了个诗经上的“琐兮”、“伟兮”作号名，后来他发觉那下句“流离之子”是挖苦了他，闹得大打出手，他又败下阵来。因之已是晚年老了，他还当着晚辈呼那些人的乳名，喊那些人的绰号，揭若干私阴，来作为孩童时失利的报复，如什么“刘么娃”、“冯妹崽”之类。

关于赵作堂先生

对于赵作堂这位教学有方的老先生，身前身后的情况极少人知晓了。我仅知道他是位秀才，教书很有名望，当时李青之（即李守中）、张表方（即张澜）、纪澄九（即纪大经）、庄廉夫（即庄喜泉）都是他的门生，卢子鹤（即卢延栋）拜过他的门，后来又拜过李青之的门。

据老前辈讲，他之所以有名望，是他教了这么一批学生都有“功名”，深受当时“学衡”樊宗源先生的赞赏。如我见到过的秀才张汝珍、庞丽生（绰号“庞城隍”，原郑州粮食学院庞凤章的父亲），樊××（名待查、人称樊肥子）、李俊生、胡弼成、温益齐等都拜过他的门。

名厨师刘雁南

刘雁南绰号“刘壳子”，在民国初年的蕲溪城很有声望，他的

徒弟就是陈代方，三十年代去武汉开餐馆。陈代方的徒弟是李长江。黄友元、黄定元又是李长江的徒弟。

据老一辈人讲，刘雁南的祖父是蓬溪人，老家在任隆坝或蓬南场他自己也说不清，看来当时也不敢说清楚。他十几岁就跟随一位县太爷去了北京城，被“栽培”送进了“御膳房”去学炊事手艺，由于他心灵手巧，学会了“南北风味”，操熟了“红白两案”，当时是给慈禧太后专作什么汤菜。由于西太后这老狐狸信佛，既要吃色香味，又不准油大伤生。不知为什么飞来横祸，经纪澄九领头在四川籍的“京官”中募了笔钱，替刘雁南买了条命出来，经过千辛万苦奔回蓬溪谋生。

在二十年代以前即民国初年，大凡知情的军阀要员，路过蓬溪都要特别请刘雁南做几样名贵拿手菜品尝尝。他做的菜据说“吃油不见油，有味不加料”，是别具一格的。

庄活麻的神通广大

庄映奎的绰号叫“庄活麻”，由于体重有一百多公斤，所以“庄胖子”是很有名的。此人虽无一官半职，可社会活动能力很强，堪称神通广大。只要带上他的“名片”，上至中坝，下到合川，横贯岳池、广安、乐至、中江、在那些“堂口”他打个招呼都会卖帐。所以药贩子、布贩子以及后来开什么“行号”——如杨履之、涂吉祥的烟庄茶店，吕渊、段虚谷等办的药行（永聚丰），外出进货运货都要依赖他帮忙，通融关照。

当时的九流三教，他都掌握住的，流氓头子唐斌武以及统率下的叶四娃、周春娃一伙，都得听他招呼。有年的春节袍哥首领之一

的陈熄堂在南门马路（即公路）上被一个拐贼把“衣缎马卦”骗脱跑了，由庄胖大爷“拿言语”，下午就清了回来；下河街殷布客的布摊被骗盗，也是由庄胖大爷打了招呼清回来的。县外的，如遂宁桂花镇的舵把子刘元吉、绵阳的丰谷的舵把子“左代王”（名字忘了），他都有交情。

这位“活麻”一般不在本地兴风作浪，而是“乐善好施”拉拢下层的村夫村民。奇怪是文井的高峰山、定香寺的“首事”如泛老道、陈二公爷之流有军阀为后盾的人物，也很敬畏和重视他，还经常用“滑竿”迎接他去“养神”、“散气”（因家庭纠纷儿子们同室操戈）。

庄活麻最会利用“关系”，早年是利用庄熙亭旅长的“官衙”确实结识了不少小军阀（如陈光仁就是他的儿女亲家），利用庄廉夫的“头衙”和“官衙”又结识了不少小政客。晚年，他的三儿子庄子祥是“川大法学帮”的人物，更是不可一世，走官府如进旅店。

包当中人，揽办典当，托管会产，成了他日常生活。

我搜集社会史料的一些情况

冯光荣

我在蓬溪县文化馆工作的二十多年中，主动做了些搜集社会史料的工作。从讨口子的行乞卖唱到上古时的巫舞；从村儒学究先生的杜撰文化到民间传说的掌故奇闻我都搜集。我在“文革”中当“走资派”被揪斗的时候，于破“四旧”的烈焰中抢救将被焚毁的《蓬溪近志》八卷；我也曾在古旧门市部内抢救单单片片和残缺不全的古籍和字画；同时还收录了不少古今中外的优秀音乐和戏曲。口碑资料更是我锲而不舍的宝物，我搜集的东西如专供我的一个人写作时参考使用，我确实用不完，因为很多文学艺术我还是外行。但却给本地、外地很多搞创作的人提供了方便，给编修县志提供了大量的史料。单就我搜集的音响资料中，三台县文化馆来复制过川剧音乐，南部县文化馆来复录过“汉族民歌讲坐”，省曲艺“音乐集成”组来复录过“中河调”清音和扬琴，县上有关部门经常来我处求取各种资料，现将我实践中的收获略述一、二。

1、巫舞

“巫”，是很卑贱的迷信职业，流行的宗教都鄙视它。孔夫子在《论语》上说：“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。”巫医者，以绘符化水治病的巫教术士也！倘若人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事业心，连做巫医的资格也没有了，可见这种职业之卑贱。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来看，它却是音乐、民歌、舞蹈、戏剧的祖先。卜筮却是一部

《易经》。有关文学史和戏剧史记载：原始社会中，狩猎的原始人不知道风、云、雷、雨、火是怎样形成的，只当是神加以祈祷。当获得胜利果实后，他们跳呀！唱呀！去祝拜，这就是巫的前导，形成巫教当然是往后一段时间，这难道可以摈弃的么？又说，巫教发展到民国么年，它竟成了乡村社里一种游戏了。跳端公“庆坛”的奚落神舞蹈（注：俗称“喜乐神”）简直是一出可喜的闹剧。说词，是信口拈来的俗文学；说声腔，是民歌体裁，并且曲式鲜明；说舞蹈，五官四体全部用上，俯仰有姿，变化有式。现选我搜集的文词附上：

《奚落神舞》唱词：

幺儿媳妇回娘家，

（她）背上背个胖娃娃。

（叭 达）跨过田坎一筋斗，

（嘿）娃娃变成了个大冬瓜。（注：括符里是衬字）

看！这难道不是人人喜闻乐见的民间表演唱《胖大嫂回娘家》的原始素材么？这样的东西该不该搜呢？

2、道歌

道士的名堂也多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也被收进了法曲之中。其它不谈，单说我搜集的“破狱”法中的《仙女散花》。

《仙女散花》唱词：

什么花开像口钟？

什么花开像斗蓬？

什么花开不结果？

什么花长势像条龙？

什么花香沉相思地？

什么花的颜色泪染红？

这种雅俗共赏，“盘歌”体的数花，不是常在文艺作品和戏曲中反复出现么？《数花打擂》，《小放牛》，《刘三姐》等等，都继承了这种形式。不仅如此，举世闻名的歌剧《白毛女》中的音乐素材就有法曲范围的《目莲救母》；《赤叶河》、《珍珠塔》等戏曲中，也采用了“善书辩文”中的《道情》声腔

3、缴丧

“缴丧”就是搬运尸首。解放前劳动人民应这份苦差，为了使几个人同时行走的步伐合拍，驱逐长途疲劳，他们自编了一个顺口溜，用一个马锣和一面小堂鼓拍打着节奏来朗诵也是很有趣味的。现将我搜集的《缴丧歌》词写出：

《缴丧歌》唱词：

走！走！走快点走！走快点走！

莫在某地仅倒络，

某地坡高路又陡，

山前山后都有狗，

仅防把你咬一口。

走！走！走快点走！走快点走！

莫在某地仅倒络，

某地界牌有吞口。

你见他要赫得抖。

这种仄声民歌是不多见的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个唱词的节奏，很像行军操演的步伐口令。如：一、一、一二一、一二一二一二一。抬起丧走路，似乎要省力一些。

4、讨口子对联：

讨口子文化不能小视，戏曲中的《元和闹街》不正是有学问的人讨口吗？蓬溪的讨口子写了编了很多对联和唱词，都很有趣，其中有一付对联，颇值得一提：

《讨口子对联》原文：

讨口子命中注定，永远讨口；

发财人生财有道，长久发财。

这付对联多么有现实意义呀！他说：“讨口子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，由于阶级压迫翻不了身，因此只有永远讨口了，他写的“命中注定，并不意味着是阎王老子注定了他该讨口的命，而是说他摆脱不了压迫和剥削。下联对得也妙。他说：“发财人因为会搞钱，有靠山，所以他们该‘长久发财’啊！”这些有血有肉的语言，是久坐书斋不问世故的文人写得出来的吗？

5、《生意经》

《生意经》其实是一句职业用语，流行的是支言片词，要找成套的很难，我曾动员和支持蓬溪县川剧团刘新尧同志搜集了数百条，缀连成章，也是可供批判、参考、学习的东西。其中我选出正反两段的重点句子，摘抄如下：

《生意经》摘句

“良贾深藏若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虚。”（《老子》）

“商者百业之媒也。”

“有利共取不私已，商之义也！不虐人以私利，商之德也！不贩禁物以殃民，商之仁也！”

“人情送匹马，生意不饶针。”

看！这些带总结性的商业语言，炙心脍口，既有思想家的哲理，

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易懂易学，多么难能可贵呀！

与《生意经》的反面，还有《歪商经》，它总结了旧社会商场中的残暴，搜集起来也有作用。

《歪商经》摘句

“商犹战也！兵不厌诈，商亦不厌诈。”（《兵法》）

“心战为上，城战为下；货战为上，商战为下。”（《兵法》）

“欲先取之，必先与之。”（《兵法》）

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”

“货物夸一夸，泥巴变成金娃娃。”

旧社会，商之危害是很大的，因为它“百业通商”，战国时代的商君卫鞅，管仲，都有尊农抑商的政策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，更有透彻的解剖。上述《歪商经》中所搜集出来的“商谚”，把《兵法》都用进去了，这决不是搜集人的臆想，而是商场中的老生意人所学的实传。搜集起来批判，是有好处的。

城市以商业为中心，商业文化是层出不穷的。如招牌书法，商店雅号，名趣对联等，很有文艺价值，这些我都搜集，并为现目前商业的门面美化，起了一定作用。

6、官箴匾对

官箴匾对，是解放前的县令的自铭或上级的训词，这些也有很多值得搜集的东西。如蓬溪县令徐杨文保，亲署于二堂的闲联，就非同凡响，他说：

扣心自惭兴利少；

极目只觉旷官多。

这对联很通俗，老幼村孺一听便知。徐杨文保在治蓬的年代，深深感到对人民做的好事太少了，衙门里吃了饭不做事的大小官吏

太多了。这样的感慨和自谴,实在感人五内,我搜集到这付对联后,马上与《人民日报》寄去,很快就刊用了,其它报刊也相继转载,这样有现实意义的文字资料,我只恨自己搜集得太少了。

7、名土特产资料

“姜糕”在全中国只有蓬溪才有,是以姜、密、油,糯四物合成的糕点。首创于同治年代,清制台丁官保携入京都,享有盛名。解放后蓬溪糖果厂努力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食品工艺,连连获得“优质产品”的称号。一九八三年,“蓬溪姜糕”备入《中国糕点》光荣史册前,上级来厂索取掌故资料,查阅《蓬溪志》“物宜篇”仅有“城市需姜糕为他处所无”十个字,这十个字怎么能说明问题呢?蓬溪糖果厂抓不到缰来找我,我也束手无策。心想:商业中的商业文化也该文化馆搜集才得了啊!为了蓬溪的光荣,我立即行动,查资料、找口碑,终于在一个能背诵私家著作的《新集家言》“群艺篇”中猎取到了全部掌故,这样一来,不仅满足了上级要求,更还编了一本《蓬溪姜糕志》,真是一箭双雕。

“蓬溪姜糕”入京,慈禧亲尝其品,评为:有油不腻,有糖不伤。洁如脂、玉软似秋云。”这四句赞词对商品宣传起着了多么大的作用啊!假使不下苦功去搜集,又怎么能到手呢?糖厂的人说:“我们打起灯笼火把都找不到的东西,你走去就找到了。”当然事实也是如此,秘密在哪里呢?一是要不怕难,二是要知人善任。

8、杜撰文化

所谓杜撰文化,就是自出心裁编写的东西,这个玩意儿,也大有搞头。

我搜集的杜撰文化不多,并是支言片语,但我都记录下来,如:《俗语正字》写道:

“有钱难买鬼推磨”。应作“有钱难买水推磨”。借流水动力推磨，非赖山势水迴而成，故有钱难买。

“眼不医不瞎”曰误。眼疾不医自愈亘古未闻。《刺目劝学》的李娃，重见光明尚赖观音大士的“杨枝甘露”，岂可不医自愈？应作“眼不医必瞎”。

上例这种正字就好嘛！中国农村的常用错误谚语，害人不浅，这种以谚正谚的办法，一语道破，比卫生宣传的作用快得多。

另，《俗语补字》，这也是很有才学的人搞的。如：

亡目曰“盲”，亡口当应作“盲”（茫，阴平）。眼瞎曰“盲”，口钝曰“盲”。

这些奇怪的文字，连《康熙字典》也查不出的而村儒学究编造出来了，又有什么不好？

杜撰文化，对于搞好文字和历史研究的人，也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学问。因为很多私家著作在“方言”和“小地名”中就用上了这些字，不学就认不倒。例如我县在编写《新县志》时就碰上了这些难题，查阅《旧县志》中，有“吞口岩”三字，“吞读知鸦切，杂的阴平。这是方声，按正字来讲，系“张口岩”之误。所以多搜集一点资料的好。

以上八点资料，照理来说，都不该文化馆搜集，我一搜集就起作用。兄弟馆找我查资料，外县外省找我要资料，《县志办》更需要我的资料，可是我搞了几十年的搜集工作，还满足不了需要。

全干卿办学軼事

全中斯

全干卿讳金旨修蓬溪县常乐乡人。生于公元1884年6月12日，胃出血，医治无效，卒于1960年12月，享年76岁。

全干卿处事公正，顾全大局，豪侠洒脱，慨于助人，乡中老幼，人恒敬之。

解放前热心教育事业，为地方培育人材为己任。先后曾任家庭教师、私塾老师、劝学、视察员、小学校长、农会县参议员、常光中学董事长等职。解放后，因胃溃疡病移居遂宁。任遂宁县政协委员，税县长聘为扫盲班义务教师。

義塾两部初级小学的兴起

旧常乐地处蓬溪县老一区，交通不便，文化落后，风气闭塞，商贾往来全靠人力，经济不发达，生活十分艰苦。清乾隆时办有崇文书院，仅供富家子弟就学，穷人不敢问津，更摒妇女于院外。1900年（年16岁）办常乐義塾两部初级小学（义塾即今印刷厂为女生部，禹王宫为男生院）。收男女生，后来均合并義塾上课。提倡妇女不缠脚，剪长发。从此妇女得以就读。为常乐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但在前进的道路上，仍是有曲折的。

团学斗争

围绕办团办学的问题，当时形成了两大派。一是团派以邓钧安（团总）、何雅南、胡泽丰等人为代表，主张办团练，借以保护家

产。二是学派，以全干卿、全希之、全资深等潼川中学学生为代表，主张办学培养后代，开发智力，百年树人。两派互相斗争，日趋激烈。

一、猪市之役

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团派的邓钧安（全希之的舅子）受胡家的唆使，派人在猪市坝打架（原禹王宫前的广场）。以猪屎、稀泥巴糊全希之一身，妄想挫伤办学锐气。继后又打官司（告状）两年，结果学派得胜，办成公立常乐初级小学，为以后早期发展为常乐高初级小学打好了良好基础。这就是常乐办学史上有名的猪市之役。

二、算帐会

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底，年终结算，两派集中报帐。其中报了“白墨”一项时，团派的何雅南趾高气扬而得意的说：“嘿！墨者黑也，何以白呢？”意即这是一笔假账，立即遭到学派全干卿意味深长而讽刺地说：“哈哈！白墨都不知道吗！？在黑板上写字哪个！”何当即满面羞愧，无言以对。这次斗争的结果，团派遭到又一次失败，学派取得进一步胜利。

居丧办学

1920年7月，春和老先生病逝，居丧守墓。任县劝学，促各场成立小学四十八所，并协助提庙会产业，作为办学基金。为蓬溪县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创办崇文中学

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，全国亿万军民，齐心抗战。反侵略之声四起，遍及华夏，尤以青年为最，同仇敌忾，立志

报国。全干卿目睹蒋介石假抗日，真反共，祖国半壁河山岌岌可危。由于进步思想的影响，义愤填膺，形势逼人，毅然为桑梓培育人材，决心创办崇文中学（亦名常光、三中、常乐中学）。经苦心孤诣，多方营谋，协商研究，组织人力，筹集资金，获准立案，聘请教学人员。乃于1942年春正式招生，辞去小学校长担任中学董事长。其经费来源，以校董会名义，投猪、花斗息、屠宰税为基金，每期由县参议会拨黄谷一百石，灶户盐捐每挑0.30元（每场有300多挑盐巴）；另有会业，学生缴费，募捐树木钱粮，邀会等建校办学，真是煞费心血，不遗余力，历年来还以教学工资为贫苦学生缴纳学杂费。

常乐中学现已办成完全中学。开办至今已历41年之久，先后培养学生不下万人，真是人材辈出，桃李满天下，奔赴四面八方，遍及各行各业，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。

（注）：本文承全理炎、全伯常、邓绍禹等介绍情况，和笔者耳闻目睹综合写成的。如有不当处请予指正。

编者按：此稿系由南充市政协转寄，至本会文史组略加删节后刊出。

我县种植鸦片之源起及官膏店成立始末

赖显荣

从前清末年到民国时期，我县鸦片流行，受害瘾民不少，许多人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这也是旧中国的一个侧面。笔者于二十余年前，因工作关系，需要了解建国前后人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对比，曾与本镇老中医杨焕文等人多次谈到鸦片毒害的问题，搜集了一些原始资料，作了一些原始记录。现面对当年的笔记本，与杨老先生茶座倾谈之情景尤历历在目。杨老先生早已登遐，人亡物在，不禁感慨歎，不能自己。现今余亦接近垂老之年，爰将此项资料据笔记整理出来，作为县政协文史资料长期保存，以填补这个方面资料的空白。

种植鸦片之源起

前清末年，我县东乡龙多山一带（该地当时属我县管辖，后来划归合川、潼南隶属），山高沟夹，地僻人稀，素为土匪出没之地的有位段老和尚，系匪首出身，吸食鸦片成瘾，常常抢劫贩卖烟土，过往客商，将烟土掠为己有。后来，又勾结地方绅士韩肇卫等人，拉拢当地一些农民，在山后隐僻地方偷种鸦片烟苗，除供他们自己吸食外，多余的就用来走私牟利，这就是我县种植鸦片的滥觞。

后来，偷种鸦片的地区逐步扩大到红花湾、夏家沟一带山区，不少人以种红花为名，偷种鸦片烟苗。因鸦片烟苗即罌粟，花为紫